

陽城縣志序卷之一

藝文

明萬歷庚辰舊志序

葉魁周

邑志缺其來久遠矣嘉靖中撫臺楊公宇謙檄取邑志涇陽韋侯羣弟子員十數輩攜拾土苴抄本以應時余亦廁其中無何撫臺蘇公祐復索志光化韓侯延鄉大夫宋子陽氏重加訂正刻之然取辦一時未遑遠慮觀者率病其簡陋侍御李侯宰邑時每撫卷輿嗟欲事修飾以應召行不果茲張侯涖治三載餘政化大洽公庭無事披舊志奮然曰夫志史也一方文獻所關所以彰往詔來

垂法戒以備觀風者采擇也然簡則陋煩則無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邑志陋而無文矣胡可以不修矧蒞治者按志以徵俗因俗以出治俗移於時之屢遷既不可以舊文徵又邇事多宜載者尤不可不修也惟時邑之才賢者或秉鈞分憲或司理親民亦有釋褐待次者獨余謫昧家食邱園故載筆之責侯因濫及焉乃惟紀載之筆非才賢不能余何人斯而敢任是顧命嚴意懇再辭弗獲於是旁搜博采芟煩撮要按舊志立新例辨方定志崇正黜邪統之綱以絜領要分之目以盡幾微稍加叙論以發義意與二三髦士參校編輯釐爲三卷以應侯命非敢曰文而不陋有益於舊也覽

者曰子易舊志新志寧無訛謬議者乎曰余昔承乏關西得覽三原武功志三原出谿田馬先生筆武功出對山康先生筆二先生詞人雄長也然議者謂三原博而文或失則迂武功簡而直或失則訐况才謝二先生什伯若余者乎匪是也卽子長孟堅史家獨步然且不免故有非國語非非國語意見不同譏評互異何怪其爾也侯復命余序之余奚序其侯之政乎侯以英敏之才抱澄清之志暫棲枳棘振舉百爲飭學宮以愬祀課俊乂以儲才崇節儉歲省不貲嚴保甲姦宄屏息審編而提擦不爽聽訟而兩造無冤庭有懸魚村無吠犬化行俗美弊絕風清至輦輶城保障永固均地

廣城縣志 卷之四
糧隱弊釐革修邑志文獻有徵斯三者尤所謂不朽事功也司馬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而後有非常之功其侯之謂歟志修於萬曆庚辰八月哉生明成於十月既生魄繡梓完則辛巳七月晦也

萬曆庚辰舊志序

王國光

此吾邑人叅議省事栗君之所撰志以吾邑張侯之請成之者也志既成則寓書余京師徵文爲之叙夫吾邑故無志矣比有之又闕畧弗備而自有邑以追於宋元之季掌故則什一僅存入明餘二百年及今嘉萬之際益彬彬矣而近志弗稱張侯懼曠日久而

籍滋亡也乃始請諸栗君昔者耆舊之傳於襄陽先賢之傳於汝南重其地於天下也王仲宣之記英雄重其時於古也栗君生陽城能使陽城之邑重志明事獨詳能使明之陽城尤重斯不亦比之於昔之英賢者哉蓋栗君之志畧曰陽城之以濩澤名也由秦併天下始也邇吾所及知以建當世而舉若邑之山川謠俗者繼次之示合也志輿地第一自昔經始厥有營軀而舉若邑之解字并書者臚列之示辨也志建置第二建置明矣而當其人之爲令若佐若師儒者櫛比之示有尊也志官師第三神明之德元矣爲之崇祀以昭元貺而教民美報也志祠祀第四以邑之土田戶口

之盛於今日也與徭賦之加益於昔也識之物盛而耗庶以冀夫
司牧者用一而緩二哉志賦役第五邑之生指夥矣非其人疇光
我邦家而刑於齊民也志選舉第六惟長人者講畫而樹之程吾
民蓋世世受施焉并夫羈寓之賢者著之從民所望也志宦蹟第
七古論人必始於鄉吾邑煌煌乎代有聞者人指以爲陽城產焉
夫是皆能重地者也志人物第八波及雜家者說亦人物之餘也
其徵吾邑之文獻而以備世家言乎哉則綸言若諸辭咏具矣志
叢雜第九藝文第十此十者凡所以綱吾志也爲目六十有一吾
不敢以盡陽城以存吾陽城之故而巳余獲卒業而歎曰嗟乎士

生而不辰卽世與道交喪也出而遇合卽入與地交重也陽城歷秦至勝國士生其間者何可勝原然而未聞有爲邑乘置一語者自原司馬楊中丞代興而吾邑漸以顯於天下此所謂能重地者也然而卒未聞有爲邑乘置一語者蓋其志之難哉宏嘉以還人物彬彬益盛而栗君獨用才諳貫於世爲得其時而又能以其間應邑侯請而爲此志使今之陽城益稱重於古者其於功非淺鮮也且君爲吾邑產而以其身顯志吾邑成而永以其名顯然則栗君重陽城陽城亦交重君耶故君子謂是志也仲宣所不能贊而襄陽汝南所不能爲地也余老矣然不可謂不遇合而遠亡當於

原楊二公之勛烈近愧栗君之修古一叙豈遂爲陽城輕重哉雖然繼起者能紹明先達之業務以人重其地而毋藉地重則余言未可輕也遂因張侯之徵言而論著之侯名應詔陝西咸陽人以鄉進士宰吾邑多惠政百廢具舉頃治城隍又修學官余別有紀茲不叙云栗君名魁周嘉靖乙未進士

天啟年舊志序

白所知

邑舊志無畧不足徵信歲庚辰張公徵吾延少叅栗先生創爲今志以紀一邑之文獻摭羅藻飾成一家言予時爲諸生濫竽校對之役歷二十八載丁未邑侯王公襟海謂歲月旣淡事多闕畧予

時里居爰命增修半仍其舊賈少加補葺今且二十年邑侯馮公杜洲中州名家銳志治理振綱飭紀修廢舉墜諸所爲撫摩彰瘝爲民造福者不遺餘力又以邑志二十年來有所未備予適告歸又前效斯役者至再乃屬予續之予與二三髦士仍效丁未故實取宦蹟科貢二款昭然在人耳目者逐一增補至於褒貶采收非謏劣所敢任也夫自秦人置縣以來上下二千年一方之風土人物槩無稽考茫如洪荒之世張侯創茲闕典而王侯馮侯有贊其成芳規具在紹述無窮三侯之有功於予邑也豈淺鮮哉張侯王侯治行卓絕俱徵西臺爲名御史而馮侯嚴明峻潔博大端方徵

書且日夕至焉步武二侯游登三事奚疑也惟是予邑山高土瘠地僻人貧舟車不通物產不具在粟先生時治化治熙民物豐厚故志書所載未及凋殘困憊之狀比年以來旱荒相繼流亡相踵風氣漸澆土俗日偷非復曩時之舊加以額外之餉動踰數千竭澤而漁割肉而食十室九空朝不保夕矣嗟嗟難積而易散者財也難安而易動者民也挺而走險何所不有邑山高壑深懼爲遁迹之藪潢池之源也則夫樽節愛養戒衣襴而撤桑土上之人其有意乎爲序

順治己亥舊志序

白眉謙

陽城名治始唐其址濩澤於魏由漢以後地俱屬濩澤而溯自陶
唐總裁冀州封內禹貢所載底柱析城二山儼然在焉則其地披
拂古先聖人之治教浚治而悠邈然處境陋瘠舟車不通人安布
菽書乘猶頗濶畧至明渠公具有前志雖中經先司空修輯而歷
年滋久文物踵增時俗遷易版章登耗之數不齊 興朝景運維
新詎宜襲其簡陋俾文獻罔昭順治戊戌令君金華陳公至理人
訓士清和甯一爰禮膠庠名彥爲整飾之謀以家姪沆仲與任揆
討而公獨斷其成蓋踰期而新志告舉乃函示余國門徵序焉余
觀之文充以典事該以晰義審以衷殆非徒作者也又於其中得

數善焉曰賦役曰風俗曰人物曰宦蹟率視晉加詳夫詳賦役而
胥吏不得施其蔽矣詳風俗而小人思以恒其本矣詳人物而君
子思以善其則矣詳宦蹟而上人將以慎其政矣卽而論之蔽撤
則政釐恆本則民勤思善則士規上愼則勸一志也釐政勤民規
士又以勸其後之治者公之慮慕遠矣哉陽城卽小邑猶有陶唐
氏之遺風其亦奉公於古晉之盛而咏歌公德勿敢忘視此志焉
耳矣因撮其要而爲序之如此俟矣馮軾者過覽焉

順治己亥舊志序

陳國珍

順治十有五年秋九月余來涖陽陽見其山川明秀人物英奇私

心竊喜以爲此邦之能穀我也旣又惻惻然以懼以余不敏賦材
菲薄涖此大邦實惟具瞻亦惟敬奉憲章恪守成法庶幾可幸無
罪爾會是時九州大定薄海內外咸隸版圖乃令天下方自爲書
彙其土地山澤名物文章質成而上之司計俾如周職方氏漢郡
國計諸書竝傳今古甚盛舉也余甫臨邑而卽有是役捧文汗煩
未知所載乃亟請薦紳先生與邑中博見洽聞之士齋邀而誠求
之至再至三皆揖讓未遑靡獲以蚤戲厥事余益惶怖而乘傳而
申令者且旦夕至必欲以煌煌鉅典責之僕鄙疎庸之人斯已貽
羞大史矣蓋陽陵舊志載成於明天啟之五年爲前大司空白公

所輯定司空于今大司寇爲孟虎孟皮之系家學淵源斯文之任
端有在矣乃司寇公旣已崇尚尊光而諸薦紳先生又復交相遜
謝必欲以煌煌鉅典責之樸鄙疎庸之人余則何敢用潔涓良日
出舊秩而稽攷之精詳與贍洵爲善本于前事無復損益所宜增
潤者惟是天啟乙丑以來數十年中諸賢士大夫之仁風善政節
誼文章與夫里閭之孝子貞婦碩德耆儒萬不可泯沒者爲之繼
其緒而續其文爾若其川原之秀麗土地之饒令風俗之樸淳形
勝之雄偉莫備於前志今承於古雖稍稍潤色而大抵不離舊文
者近是及事有當增文有當減余未敢任所幸陽陵自昔號稱才

藪乃者名卿輩出元輔踵興罔不人稱元禮家擅雕龍于三墳五
典八索九叩之書討論精切余于時日從邦之賢士大夫辨疑探
實聆緒論而遡芳踪大較已燦於列眉而孝廉白沆仲抗志續其
先緒特筆居什七焉相如所謂列錦繡而爲質合綦組以成文是
邦賢士大夫其相與有成也哉而乃不有其善不施其勞若以爲
是余之責也余則何敢然是籍也所師者前人之智所存者大道
之公則余之敬奉憲章恪守成法不敢自沒其初心者不已於此
窺其一斑耶事始於己亥之夏五月成於是歲之冬十月閱六月
而告成蓋有同心也茲已往邦之哲彥里之老成按籍而徵其間

義合古人文宗先正者非余無罪實賢士大夫之力其或攷覈無稽蒙羞荒畧者非賢士大夫有辜惟余小子之愆後有作者慎無深嚴責備之例而有以鑒余不獲已之衷則余之厚幸也夫

康熙丁卯舊志序

項龍章

今國家聲教誕敷薄海內外罔不漸被爰慨然循古邱索職方遺蹟命天下郡縣凡山川道里城郭關隘悉繪圖撰說以進一時長吏躬歷山谷殫心稽討以圖稱

詔旨而郡邑舊乘殘缺廢佚者往往蒐羅補緝次第成編猗歟休哉越載而龍章奉

簡命蒞宰陽陵陽陵三晉文物之藪也名公巨卿頂背相望其都人士赳赳美秀足掩吳越而上之意其邑乘必洋洋灑灑爲海內先及繙閱舊志則自己亥迄今幾三十年文興事益闕如也噫躬爲長吏而文獻無徵微論無以信今而傳後抑何以抑副

朝廷稽古右文之至意乎章首謁司農田公卽以是爲請公曰材之弗庀工之弗飭執事責也筆則筆削則削俾掌故有核文辭有章予奪有勸某老矣尙能爲執事成之章避席唯唯曰敢拜先生之命是語也訂自乙丑之夏泊丙寅秋始脫藁乃授梓人付之剞劂而令章序其簡端章惟邑之有志所關非淺歟矣凡山川名勝